

中

說

考

中說考卷之四

外篇第一

文中子曰其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觀川六世
矣未嘗不篤於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咸
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
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
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
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
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
業盡矣安遠獻公之述曰皇極謹義九篇其言

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
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獲覩成訓
勤九載矣。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
帝王之道。昭昭乎。

子不豫聞江都有變法。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
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

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

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
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
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

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

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

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

終所以告也釋曰夫子述六經其省繁文而定

有能取法六經簡存大要亦夫子之志與論者

曰漢而下文非典語何以續書詩無物則何以

續詩然則秦晉可然而廊風悉剛矣夫教弛世

降其故不可不紀也知其變以明正之可由也

仲淹之書今亡矣無以考其

得失其志則君子有取焉
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得不
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
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

其以天下無王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

釋曰春秋明是非也非用以褒貶也此非一言

以寓意不其深險乎

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干常惟歸乃有

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同州府君以之

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

實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釋曰

其文中

其情

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
得勇

子遊河間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
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
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
乎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至人相從乎子曰

否也

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

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結曰

率適而未能美讓焉推選華而味

子謂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

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流釋曰遷聖學也其述九

道備其用無不中安得有弊聖同天

薛收遊於館陶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

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

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

如子曰慎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曰恕哉凌敬視人之孤猶已也

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禮不云乎至德爲道本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爲乎

外篇第二

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

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子讀無累論曰未知人焉知鬼衆釋曰

還金藏人之國於其資器何以
爲仁力殫而人不窮何以爲藏

子曰義也清而莊也惠而斷威也和而博收也曠而肅瓊也明而毅淹也誠而厲玄齡志而密微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達簡而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雖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

叔恬曰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群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

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

也。擬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子謂李靖曰：「擬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任以爲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爲賊。君子任智而背仁爲亂。」

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職哉！大乎獨能成其天。」

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

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

薛方士問：「葬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

域之制無廣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爲禮

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

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將興者吾世其不得見其志勤其言微其事以蒼生爲心乎

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其後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

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學也

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以不續乎

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闕不可格于後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如有用我者吾其爲周公所爲乎

之積也其時則然也無岐道則三代在其中也無異心焉是故知唐虞之道則三代在其中也無

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證理而足用焉思

則或妙

釋曰恍惚濶濶子不知乃異學之寓言也

子曰董常時有慮焉其餘則動靜慮矣

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于幽明

子謂叔恬曰汝不爲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

終邁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

以獨處出則悌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釋曰蕩謂怨邪

哉

子曰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

哉

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安窮
觀其所爲可也

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

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

皇漢雜建四百餘載魏晉已降滅亡不暇吾不

知其用也

釋曰漢作魏晉已降滅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以降者於魏也非關郡縣

子曰甚矣齊文宣之昏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

曰有楊遵彥者寔掌國命視民如傷矣爲不終

北山文人謂文中子曰何謂違違者尤急歟子

曰非敢急傷時忌也

子曰吾不度不執不常不遂

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
今吾得之止乎

尚書召子仕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者
我於蜀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揚游泳以卒世
何患乎僻

外篇第二

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
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藩臣所
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

族天未亡道振斯以文者非子誰與

釋曰彌明之徒後人杜撰

以神王了聖賢之生衆矣豈親彼微與下乎

門人竇威質瓊趾義受禮温彦博杜如晦陳叔

達受樂杜淹房吞四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

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

聞六經之義釋曰司馬公曰余讀之中子書想

自任大重其子第與齊之大運使後之人莫敢信

益之際將以成此書也

靖實名書也

之徒老史無名於儒林又云疑為監察御史

為也未載其人乎福時又云疑為監察御史

因幼秦侯直疑君有集我太宗不信但善淹與無忌
令林希又直疑君有集我太宗不信但善淹與無忌
有隙忌不為文子抑不用時際以達方撰指史
畏無忌不為文子抑不用時際以達方撰指史
忌位任相持何故畏之立傳叔遠前朝宰相以無
實總陸史致叔遠曲避權勢微肯德之名月如後
貞觀十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下獄由是
怨望也陳亮曰阮氏本曰嚴子陵釣於端石爾朱
榮也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韓氏本曰嚴子
陵釣於端石無得而稱焉龔氏本曰出而不齊隱
死之曰民無得而稱焉龔氏本曰出而不齊隱
而不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摸跋論者因並常
而不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摸跋論者因並常
弟言之過也銑曰果能矣故摸跋論者因並常
體道矣雖傲論語可也

世家

杜淹撰世家其畧曰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

時未必存注 楚論語之文爾

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
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逆子
曰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晉制至私之命故
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
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
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桓不
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符秦何
逆二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
之力也

仲淹道於夷
所見乎

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爲乎元魏之有
主其孝文之所爲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

也
子讀三祖上事曰勤哉而不補也無謂魏周無
人吾家適不用爾

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
閒居子曰靜以思道可矣上孝逸曰樂聞過子
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
不亦樂乎

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道知遠其書之

所深乎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

子謂姚義蓋官乎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子
曰誠哉

董常歌曰栢舟子聞之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適也
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子光退謂
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
變

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其次地隱其次名隱
子謂冕曆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

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下之義列乎範者有
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
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讚曰議曰誠曰諫

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
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上也湛然其下恬然天
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
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
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釋曰此章
之釋曰與
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
人思及時而動乎

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歌于
毫而遠之既而曰玉帛云乎哉

中說考卷之四

中說考卷之五

外篇第四

房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

子謂姚義可與友父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

雖不變薛牧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

處介如也

薛宏請見六經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

博雅君子則所不隱

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

曰爾將爲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

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遠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勞而不倦其惟策乎

子曰續書之有命遂矣其有君臣經畧當其地乎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道甚大物不廢高逝

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

文中子曰事者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

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洋洋乎是董公孫之對

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

哉

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黃帝有合宮
之聽堯有衢室之間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
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
我何爲哉恭己南面而已

受明能辨
無我能行

釋曰聖人所以大過
人者善問而已在能

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
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也切而不指勤而
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

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

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
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
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
諫孰能臻乎

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吾視惠懷
傷之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何其孜孜多虞
乎吾視桓靈傷之捨兩漢將安取制乎

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國之有法惜也

不得行穆公之道

釋曰太和後
魏文帝年號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

何如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

助瀾縱風止燎爾

釋曰天之生物也一本教豈有三真君後魏太武年號建

德後周武
帝年號

子讀洪範謹義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
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

賈瓊習書至郅憚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
制之別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
焉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菲
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疑其知書矣

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

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爲乎其得變化之心乎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

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子曰至矣

子謂李靖知勝仁程元仁勝智

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

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

子在蒲聞遼東之敗謂薛收曰城復於隍矣賦
兔爰之卒章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

子曰好動者多難小不忍致大災

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
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歿吾亦將逝矣
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

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
幾矣至禘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

外篇第五

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

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

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

釋曰五帝三王兩漢若是其孰乎

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

文中子曰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

德與無爲
夫焉用戰

子曰元經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
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於是乎未忘中國穆公之
志也齊梁陳之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
代太和之力也

釋曰太和總
考文帝年號

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
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子曰
彼有以自守也

薛收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子
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聽

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
矣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太康之始書同文
車同軌君子曰帝制可作也矢而不克振故永熙
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元經於是不得
已而作也釋曰太康晉武帝年號十一年帝崩
揚駿矯詔輔政改元永熙以其貴后殺

駁遂創
天下

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元經興而帝制
亡矣釋曰唐末興帝制
未亡焉典誥則絕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
必也崇貴乎

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子曰繫名索實此不可去其爲帝實失而名存矣

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

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爲子曰不可行也或曰禮豈爲我輩設哉子不答旣而謂薛枚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爲美也

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薛枚曰何爲其

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收曰無制而有訓
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
正乎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
不無大憂焉薛收曰讚其非古乎子曰唐虞之
際斯爲盛大禹臯陶所以順天休命也

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唯至公
之主爲能擇焉

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
悚懼所未聞刻於盤孟勒於几杖居有常念動
無過事其誠之功乎

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爲乎狡乎逆上吾不與也賈瓊曰嘗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故賢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可不謂有志之主乎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

子出自蒲關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避我生民也子爲之宿翌日而行陸逢送子曰行矣江

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

外篇第六

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

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獻公曰天子失禮則諸侯修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修於家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

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讀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

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聖與明吾安敢處

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

子曰見而存者不見而存者也

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溫大雅能之處貧賤而不憚魏徵能之間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亂世羞富貴竇威能之慎密不出董常能之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

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叔達出遇程元賞感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之非積學能致也可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

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

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

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

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陳守令勸之息後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露行也

仲長子光字不耀董常字緩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

誠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

楚公作難賈瓊去之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
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博曰
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置其然乎彥博退告
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
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
光也

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

董常習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子慨然歎曰
通也敢忘太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

哉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
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中國有一聖賢
明之中國有並聖賢除之耶子曰噫非中國不
敢以訓

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瘼吾
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
王之國受先王之道乎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

解曰什淹其有
憂道之心也乎

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子曰主
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

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帝
之何也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

皇始後魏大祖入
長安始有中原

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遠矣子曰非至公
不及史也

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子曰
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
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陳於是乎
不與其爲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故書曰
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且言其國亡也

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泣然而頌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悲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爲鮮汝知之

乎此元經所以書也

中說考卷之五

中說考卷之六

外篇第七

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也然書不可廢尚存近古對議存焉制誌詔冊則幾乎與誥矣

裴晞問穆公之事子曰舅氏不聞鳳皇乎覽德輝而下何必懷彼也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

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焉知後之見乎不如今

之視昔也

溫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爲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巖巖焉自保不足以發也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何足及政抑可使備員矣

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宇亂矣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

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

遂忘其唯君子乎

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樂

子讀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爲此哉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

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爻也者倣天下之動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

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之學文奚志也對曰
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子曰允矣君子
展也大成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

董掌之喪子赴洛道於沔池主人不投館子有
饑色坐荆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曰父矣吾
將輟也而竟未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
憂窮而不憚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
舍兵餐焉

文中子曰賈誼大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
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

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及一無跡庸非藏乎因貳以濟能無彰乎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易不云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

子曰孰謂齊文宣嘗而善揚遵彥也謂孝文明吾不信也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汙其迹可謂遠刑名矣人謂不密吾不信也擇曰推與揚備華謀奪適脩等在諫植亦幾不免焉文中子將以植比泰伯故以此

三仁意做論語而亂是非矣

董常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子曰

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曲而不佞者矣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

子曰書以辨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元經以舉往易以知來先王之蘊蓋矣

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權義舉而皇極立矣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

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
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經天下之書也其以無
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
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董常曰執小義妨大
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子曰斯謂皇之不極

外篇第八

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春秋抗王而尊魯其
以周之所存乎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
之所歸乎

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爲

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
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子曰誠哉不知時無
以爲君子

子曰聞難思解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
矣

子謂董常曰我未見勤者矣蓋有焉我未之見
也

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

江都有變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如有王
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斯已矣收曰何

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

子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房玄齡請習十二策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

虞世基遣使謂子曰蓋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世基聞之曰吾特遊繒纆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

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

至也

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重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

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吾將退而求諸野矣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門矣子聞之曰強哉矯也

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無財怨無專利無苟說無伐善無棄人無畜憾薛收曰請問三有璋曰有慈有儉

有不爲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

芮城府君讀說苑，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于以進物，不亦可乎？

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

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凝也。獨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君子之於道也，死

而後已天不爲人怨谷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爲
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
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
而心未樹也無挺無許無固無抵斯之謂側僻
民用僭忒無乃汝乎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
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子笑而不荅薛收
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爲不與其誰也子曰
唯狂克念斯非樂乎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
艱行之惟艱

文中子曰度德而師易子而教今亡矣

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

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瓊曰始冠矣師玄曰吁其幼達也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

或問續經薛枚姓義告子子曰使賢者非耶吾將飾誠以請對衆者非耶吾獨柰之何因賦黍離之卒章入謂門人曰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

外篇第九

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志事不及太熙褒貶
不及仁壽叔恬曰何謂也子泫然曰仁壽大業

隋文帝紀

釋曰黃初魏文帝曹五年
號太熙晉惠帝年號仁壽

竇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
常近之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

子曰大雅或幾於道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
而信

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

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

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忘大樂者必有餘樂
天之道也

子曰射以觀德令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

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服人之言不
服人之身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
以力難矣夫

子曰太熙之後天下所存者號爾烏乎索化列
之以政則蕃君比之矣元經何以不興乎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

穆公死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

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

子曰雖通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

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其大犯而不繁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如有用我必也無訖乎

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

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傷禮樂則述章志正曆數則斷南北感帝制而首太熙尊中國而正皇始

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知治而受職古之道也

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爲人臣况君乎

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

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開皇九載
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
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陛下真帝
也無踵偽亂必紹周漢以土襲火色尚黃數用
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十載一時不可失也
高祖偉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
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釋曰仲
今亡夫土襲火色尚黃數用五紹周漢之治者
果存是乎使隋文行之何救於亡道且因時况
於未飾仲淹其亦
意過其通者與

中說考卷之六

中說考卷之七

雜篇

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
吾得皇極讜義焉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
也吾得時變論焉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
也吾得政大論焉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
子曰然

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
常各得其所

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及

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

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鼎出
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
之嚴矣

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

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牧曰河圖洛書
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

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
下也溫其臨事也斷

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

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堯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常也無事於山處子曰大哉吾與常也

子在絳程元者因薛收而來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彘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

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微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微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董常聞之悅門人不達董常曰夫

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來無所從去無所

視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釋曰司馬

之道始於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

黎民格於天地遂萬物安在其無所至於安萬邦和

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爲也

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如何程元曰不敢企常

常也遺道德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

於仁義未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乎釋曰道

遺中廉曰道也者不可及也

子謂薛知仁善處俗以芮城之子妻之

德我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子聞之曰

凝爾知命哉

拜曰元龜何能言
懷皇始後魏初年

賈瓊習書至桓榮之命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天
實監爾能不揖讓終乎

繁師玄將著北齊錄以告子子曰無苟作也

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董
常房玄齡賈瓊問曰何謂也子曰春生之夏長
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君
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
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吾察之久矣

目光悠然心神忽然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真
主以然哉

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誰居乎幽
王之罪也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

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四靈爲

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釋曰王者之治何關四
靈記禮者已誇矣

子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
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
干可以理遣何如子曰寬矣曰仁乎子曰不知
也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

也

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釋

司馬公曰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直盛于天下

秦安得滅乎老莊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初阮籍之徒季其風而數之傷論盛情怒以致九州覆沒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

梁武帝來其流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于

萬姓塗炭發端品道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

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

胡吉之道也釋曰司馬公曰苟為聖人矣則非

而華鳥有可行於西
方不可行于中國共

或問荀或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子

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釋曰劉

見莽居攝而懼荀或輔操見操受九錫而沮養

論盜剽人而止其殺也按三國志注曰操領或

會發之空器也或遂飲鴆而卒又曰世以楊雄

為大儒荀或為仁不有君子之論民彛幾何而

亂不混

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

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禮

樂可以成人矣

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

曰鄉人也是其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敘彝倫矣

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和然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蓋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

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琴也如是乎
起將延之釣者擡竿鼓棹而逝門人追之子曰
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
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

子之夏城薛牧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
曰從誰與薛牧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
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知道者蓋默
默焉子聞之謂薛牧曰獨善可矣不有言乎誰
明道乎

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也徒生矣賈瓊曰

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爲兆人五常爲四國三才九疇爲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爲朝廷禮論樂論爲政化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情聞之曰孝悌爲社稷不言爲立小廟無所不知爲富貴無所不極爲死生天下之夫子之道足矣

賈瓊曰中山吳鈞天下之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者異計其處家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

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
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
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董常曰噫三極之
道稟之而行不亦少煥乎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時
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
文俯以察地理由以建人極吾暇矣哉其有不
言之教行而與董以物息矣

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竊比我於仲舒

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
璋止之曰先濟者爲誰吾視其顙頰如也重而

不充目燦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闕而不張
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備然而色
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是必
有異人者也吾聞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
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
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
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
哉遂捨職從於韓城

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教義生
於禮故富而教之斯易也古者聖王在上田里

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來往蓋自足也
是以至治之代五典備五禮措五服不章人知
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群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
下如野蔓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詳曰全
上古之俗野王以禮樂文之而後彬彬焉治
矣民之不可復野猶人老而不復壯也生後世
而崇尚簡陋以故盡毀聖王所立之
防故朴未返而情欲恣鳥乎不亂

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

王珪從子求績經子曰叔父通何德以之哉珪
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况無師乎吾聞關朗
之筮矣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

歎以陳誨立誠於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于謂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

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

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面譽而背毀魏微惡之

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與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與遊仲尼之問未有不追中

者也

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卜吾於詩書也卜而不敢議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不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

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謂昭德之舞閑而恭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恭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半其時半釋曰

其先漢徵君朝潔身不仕元代祖殿雲中太

守家于邴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爲子孫資十四

代祖述克播前列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

代祖寓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

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

謨以將畧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

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究道德

考經籍謂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爲博士曰

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

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

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爲并州
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
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
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
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
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承認著興衰要論七篇每
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爲昌樂令遷猗
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
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
安康獻公獻公曰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

位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
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
王道無敎天下何爲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
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
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
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
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
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
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

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
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
資友以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
斯廢矣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
中子於是學於四方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
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
兩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
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畧稽卜驗占恢恢
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
悅時將有蕭牆之變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

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
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乎將興太平
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
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
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不至辭以疾
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邳永嘉之亂蓋遷焉
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
子錫之也始家於河汾故有墳壠於茲四代矣
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
君之所懷也有敝廬在茅簷土堦撮如也道之

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
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經大就門人自遠而
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
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
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
稱師北而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
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
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
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終
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生當天下降莫予

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
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旣沒文不在茲乎
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棼
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工
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
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
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五十卷
讚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禮時喪亂先
夫人藏其書于篋笥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
先夫人以書授于其弟疑文中子二子長曰福

郊少曰福時

蒲州生員裴中校謄

中說考卷之七終